

## 亲若银杏

◆潘新日

亲,是对人的爱称。对树,就牵强些。可用在银杏身上,用心一想,就恰切了。

我说的亲若银杏,有点人情的味道在里面。在老家,谁人的院内院外没有几棵银杏树?刚栽的不说,古老一点的得有百余年历史,年轻一点的也有十几二十年,天天相处在一起,用它的叶子泡茶,吃着它结的果,就像邻家大叔一样亲切。

当然,我说的亲若银杏还远不止这些。一种树,一旦与亲人联系上,那这种亲就容易融进每个人的心里,不觉间,就亲切了。这样看来,把银杏树称作公孙树就好理解了——爷爷栽树,孙子受惠,代代后人受惠。自然,树的根须和人的根系连在一起,不亲也亲了。

早上,披衣下床,打盆洗脸水坐在银杏树下,刷牙、洗脸。春风,从院墙外吹来,裹挟着花香,门口传来一声声犬吠。不用想,那一定是在村口住的小王,背着竹篓来喊我,让我同他一起采摘新鲜的杏

叶炒茶。

银杏树家家都有,小王却专门挑我们家的银杏采。他说我们家的银杏树老,叶子好。小好家的更老,可他不敢去采。小好的奶奶管得严,她一看见有人去采她家的银杏叶,就跳着骂,你还没有动手,就落一肚子气。时间一久,就没人敢去她家采了。那老太太振振有词,说什么,新鲜的叶子采光了,会影响银杏结果。到底会不会影响,谁也说不清。反正老人家的木桌上,时常可以看见冒着热气的银杏茶,绿茵茵的,可好看了。

我参加工作的时候,曾组织外地的投资商到我们老家参观银杏种植,价格好的时候,一棵树结的白果,可以卖近万元。那在当时,可是个天文数字,看得出,大家都很开心,眼睛里都冒着绿光。可惜的是,这事后来不了了之了。

银杏作为行道树越过江北,只是最近几年的事。向北走得最远可到东北,但长

势不是很理想。不过,银杏浑身都是宝,很多人不仅喜欢它的外在美,更注重它的实用性。

我一直认为,银杏大展风采的时间不是在春天和夏天,而是在秋天。此时,秋风和寒霜是银杏叶的着色剂,一夜的霜,银杏叶由青绿变得金黄,一片一片连在一起,牵着手在风中奔跑,好看极了。

洛阳的深山里,朋友发现了几百棵古银杏树,每到秋天,他就带着我们到山里,欣赏这难得的美景。漫漫的人生旅途中,能邂逅一片古银杏树林,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!

这个季节,白果也成熟了。家家户户都用棍子把白果敲下来,先沏皮,再淘洗,



晾干、去壳,露出白白胖胖的果实。或留着吃,或到市场上去卖,这是银杏带给人最大的实惠。

也有比较懒的人家,非要等到冬天,白果被寒风吹下来。一地的黄叶,白果一个个躺在金黄的被子上,它们都落在树根附近,一个个拣了,可直接放在水里淘洗干净。

人,活在这个世上,身边会有很多树,可真正能和走得近、称得上亲的,想来想去,还是银杏。

亲若银杏,这不是句空话……



## 夕照孤舟静无声

苗青 摄

## 秋天的云朵

◆强卫华

今年的秋天说来就来,刚入秋,下了两场大雨,暑气就弱了下来。早晚气温明显有了凉意,穿衣也要和中午区别对待了。

处暑一过,北方就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秋天了。今年的秋老虎压根没露面,大概是打盹了,一觉醒来已耍不起威风。我早早戴上了护膝,小心翼翼地护着我那灵动的膝盖骨。

转眼白露,到了秋收的季节。青枣渐渐转红,树上花花绿绿的应该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刻。如果再配上一张巨幅蓝色天穹,偶尔泊几朵白云点缀其中,在地里忙碌的庄稼人会不会就不觉得那么累了,或是会神清气爽一些,精力也更充沛些。

今年工作少,宅家时间久些。三餐时间会在厨房忙碌。一会儿菜刀,一会儿擀

面杖,低头抬头间,不知什么时候,对面楼宇上方骑了一只调皮的山羊。白白的、毛茸茸的、柔柔的、可爱至极。那定是神仙妹妹不小心丢了的坐骑,偷偷地在这里窥探。逼真度高达百分之七八十。至此,每天做饭少不了瞭望天际,而每一次都不辜负这番美景。

这块巨大的天幕好像与我有感应,派来了专业大师办起了画展。一会写实,一会写意;一会形象逼真,一会天马行空。有时是得意忘形;有时是山水画,有时是花鸟鱼虫;今天很梵高,满天星月夜构图,又安静又热闹;明天是泼墨山水,或浓或淡,或扫或挥,应手随意,拈笔即出,洋洋洒洒……

天空中摇曳着的云朵啊,就是大自然对辛劳人们的馈赠。再忙,你也抬抬头,老天不会辜负你。



儿子格外喜欢吃小区门口的一家煎饼。我经常在清晨去买给他吃。一来二去,就和卖煎饼的女人熟悉起来。

卖煎饼的女人个子不算太高,身材极好,人长得也漂亮,眼睛大大的,五观很立体。尽管已经四十多岁了,却依然可以看出她年轻时漂亮的模样,我私下里给她取了个名字——“煎饼西施”。她从山东沂蒙山老家来,因为爱人在附近工地上工作,她就一起跟了过来,在这个城市生活。她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话,听起来格外淳朴。每次我去做煎饼,她总是离老远,就微笑着朝我打招呼,对我们的称呼更加亲切,直接叫我:“妹,来买煎饼?”因为她煎饼摊得好,价格公道,态度又和蔼,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吃她做的煎饼。

和她熟络以后,我就经常在她摊煎饼时同她聊天。她说,自己从老家来,本来只是想照顾一下爱人的饮食起居,可是,几天一过,就发现自己根本闲不住,不如在工地附近摆个煎饼摊儿。一来可以赚钱,二来也能解闷。说干就干,这女人真有一种麻利劲儿。

说起老家,“煎饼西施”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她会给我们讲那里有什么好吃的,风景如何漂亮。似乎老家在她眼中,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。当我们打趣她,不如回老家。她则笑了,说:“家人在哪里,哪里就是家啊。”

有一天,我去买煎饼。她的爱人也在在一旁站着帮她。她爱人看上去

## 卖煎饼的女人

◆刘云燕

年龄和她相仿,身材笔直,也许长年在建筑工地工作,皮肤黝黑,但显得格外健康,眼睛炯炯有神。一张嘴,也是一口山东味儿。

每当一块煎饼快做好时,“煎饼西施”的爱人就赶紧准备好纸袋子,两个人配合极为默契。如果偶尔有空闲的时间,两个人就东一句西一句地说说话。男人不时地把一个水杯递过去让女人多喝水。一边递过去,一边说:“天气这么热,必须多喝水才行。”女人则让男人早点回去,早晨起那么早,还要工作一整天呢!看得出来,他们的眼睛里溢满了爱。

我羡慕地说:“你们真幸福。”“煎饼西施”笑了,一边麻利地往煎饼上撒着黑芝麻,一边说:“其实,这幸福就像是芝麻粒。我们都是普通人,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故事。可是这小小的芝麻粒般的幸福,最温暖,也最值得珍惜。”我拿着煎饼,一边往家走,一边回味着她说的话。

的确,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看上去惊天动地的大幸福。在我们的生活中,小小的如芝麻粒般的小幸福,才是最真实可感的。“煎饼西施”也许并没有太高的文化,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小人物,可是她却用平凡的行动,演绎着一份踏踏实实的大幸福……

